

第四十冊

棍騙
乞丐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棍騙類

販豬仔

以強力取不義之財者。曰棍徒。以詭計取不義之財者。曰騙子。雖與盜賊異。而其見利忘義。則同。販賣豬仔之人。則強力詭計悉用之。是合棍徒與騙子而爲一也。

豬仔。內地人民被拐出洋。畧賣爲奴。使供一切苦役。以若輩蠢如鹿豕。因以豬仔名之。蓋南洋羣島。多有不肖之徒。勾通地棍。誘致壯丁。見有貧困者。初則啗以微利。誘以甘言。謂當攜往善地經商。可得重值。愚者爲所惑。輒從之行。乃引之入販者所。販者假旅館爲窟。入其室。乃錮之。令不得出。甚且囚之於木籠。籠中一人或二人。日給饘粥二次。俟議價既定。卽囚之。載入海舶以去。

所往之地。大抵爲新加坡庇能等埠。沿途發賣。或質之於人。而受其值。蓋卽沿

襲販黑奴者之餘智也。

其次者以借資爲誘置之媒。凡遇淪落不偶之工賈。則佯稱借以資本。俟出洋得業後。以漸清償。惟出洋後所止之地點。及受雇處所。須聽借以資者之指定。及介紹。而豬販於其出洋時。卽傳電告知指定之處。蓋卽海外販豬機關。或雇豬仔者。逮此人出洋至其所指定之處。雖明知已爲所誘。而雇者販者之合同。已成鐵案。不能自拔矣。若能以工資償借款。則始得回復其自由。

僱用豬仔之法。最毒者。爲誘之以賭與煙。華工鬻集之地。每有多數賭館。番攤牌九諸賭品無不備。若輩好賭。而十無一勝。館主故爲慷慨。任其賒欠。於是以可賒欠而賭愈狂。賭愈狂而所欠愈多。所欠既多。館主乃以此項賭賬。劃歸之僱工者。故有多數華工。因賭賬之糾葛。其工資已領至十年以後者。遂至終爲人奴矣。其誘以煙者。僱工之主人密設鴉片肆於工場左右。故廉其值。華工多就此以休息。煙癮乃成。癮既成。晏起早息。每日工作之成績自劣。彼僱工者以成績計。於是工力愈減。而畢工之期愈延。畢工之期愈延。而受入之工資。不耗

於賭。卽耗於煙。至是而遂無一幸免者矣。

其在祕魯者。多售之於寮主。寮主皆歐洲豪猾。稍集資本。前往承領墾地。而購我華工以代牛馬者也。寮主之視豬仔。實不如牛馬。每日晨起。用鐵鍊橫鎖。牽連就役。每日止給一麵包及香蕉二枚。監以黑奴。稍不如法。箠楚交下。夜則嚴閉斗室。梏其手足於榻。使不得轉側。更參惡犬數十頭。如有逃者。卽放犬追之。嗅氣尋覓。百無一免。獲則斃之以手槍。甚且泡以沸湯。焚以烈火。慘不可言。光緒某年。祕魯有一寮主。尤兇惡。曾殺華工至千數百人。積顱骨如山阜。植花木其上。以作京觀。

拐帶婦孺

拐帶人口以販賣於人者。凡繁盛處所。皆有之。而上海獨多。蓋華洋雜處。水陸交通。若輩遂得來往自由。肆其伎倆。有自內地拐之至滬者。有自滬拐之出境者。或充奴僕。或作豬仔。而警察有所不知。偵探有所不及。其受害者。則以婦孺爲尤甚。蓋知識幼稚之故也。其應用之方法。強力詭計。相時而行。亦合棍徒騙

子而爲一人者也。

且警察偵探。非惟絕不過問。甚且從而袒庇之。蓋得其賄也。所拐婦孺。先藏之密室。然後賣與水販。轉運出口。婦女則運至東三省者爲多。小孩則運至廣東福建等省者爲多。若輩謂婦女曰條子。小孩曰石頭。其上汽船也。更有人爲之保險。船役亦有通同保險者。視此爲恆業。與各處偵探相交通。故絕無破案之事也。

揚州蘇州松江無錫之鄉女。以上海工資。較內地爲昂。每出而就傭於巨室。至滬。則投薦頭店。薦頭者。介紹傭僕之人也。然亦有以拐賣爲事者。陽以介紹爲名。而導入邪僻之旅館。先與姦宿。無幾時。卽入拐匪之手矣。

自成都重慶而下。直至黃州。中有匪徒出沒。交結甚隱祕。且有以拐帶婦女爲業者。亦復彼此交通。其拐少婦之術。往往令其黨之婦女。騎驢遊弋村落間。見有鄉婦騎驢出者。其夫若從於後。則故策驢令傍鄉婦驢以行。遂與鄉婦互通名居。佯與殷勤。而陰策驢令行漸速。鄉婦不覺亦速。則已與其夫隔遠。如是數

轉。鄉婦路迷急遽。則慰之曰。勿恐。前途有吾親串家。可往小憩。若盱。即可宿。遂引至匪所。入門。此婦卽他匿。室皆男子。鄉婦覩狀。必號哭。則令人摔而痛撲之。且告之曰。汝已入吾彀。不從卽死。以絕其念。因使其黨污之。名之曰滅恥。婦人旣被恐喝。又失身於人。則心漸灰矣。因令他匪僞爲受主者。向匪家購以爲妾。而好言問其自來。婦人必泣訴其冤苦。乃僞爲不忍者。而退諸匪家。則又痛撲之。徐察其果無變志。乃又使一匪購之。問如前。如再言。再撲之。如是三四。最後愈慘酷。直俟其不敢復言。始令人攜至市鎮賣之。故絕鮮破案者。

其被拐者直接之害。有二。一戕賊肢體。肢體爲人所同具。而被拐之幼孩。則肢體輒多戕賊。其橫受鞭笞刀鋸以死者。無論矣。如毀傷面目。刖割手足。爲玩物斂錢之具者。隨在皆有。所最慘者。或參養幼孩爲侏儒狀。法以幼孩納身入甕。故出其頭。參養數年。頭大身小。遂成侏儒狀。或僞飾爲人首獸身狀。先碎割幼孩肌膚。使之流血不止。卽活剝犬羊等皮。緊貼孩身。不久卽自黏合。藉以演劇炫人。二剝奪人格。人莫不各有其高貴之人格。而婦孺被畧。則人格亦被剝奪。

矣。舉人生一切應有之權利。既爲拐匪所摧盡。而更導之以邪淫。誘之以罪惡也。

攫孩勒贖

道咸以還。京師風氣日偷。宗室子弟。往往遊博無度。資盡。則輒往荒僻。攫農家乳孩以歸。次日。故張帖招領。託詞途中拾得者。至農家來贖時。則又多方勒索。酬金必取盈而後止。

采生折割

江湖匪徒。有以采生折割爲利。誘拐小兒者。其得之也。以強力以詭計。亦合棍徒騙子而爲一人也。乾隆時。長沙市中有二人。牽一犬。較常犬稍大。前兩足趾較犬趾爪長。後足如熊。有尾而小。耳鼻皆如人。絕不類犬。而遍體則犬毛也。能作人言。唱各種小曲。無不按節。觀者如堵。爭施錢以求一曲。縣令荆某途遇之。命役引歸。託言太夫人欲觀。將厚贈之。至則先令犬入內衙訊之。顧犬曰。汝人乎。犬乎。對曰。我亦不自知爲人也。犬也。曰。若何與偕。對曰。我亦不自知也。因詰

以二人平素所習業。曰。日則牽我出就市。晚歸。卽納於桶。莫審其所爲。一日。因雨未出。彼飼我於船。得出桶。見二人啓箱。箱有木人數十。眼目手足。悉能自動。其船板下臥一老人。生死與否。我亦不知。荆拘二人。鞠之。初不承。旋命燒鐵針刺入鬼哭穴。極刑訊之。始言此犬乃以三歲幼孩作成。先用藥爛其皮。使盡脫。次用狗毛燒灰。和藥敷之。內服以藥。使創平復。則體生犬毛。而尾出。儼然犬也。此法十不得一活。若成一犬。便可獲利終身。所殺小兒無數。乃成此犬。問木人何用。曰。拐得兒。令自擇木人。得跛者。瞎者。斷肢者。悉如狀以爲之。令之作丐求錢。荊得狀。卽率役籍其船。於船上得老人皮。自背裂開。中實以草。問何用。曰。此九十以外老人皮也。最不易得。若得而乾之爲屑。和藥彈人身。其人魂卽來供役。覓數十年。近甫得之。又以皮溼未能作屑。乃卽敗露。此天也。天也。今但求速死耳。荊大怒。乃命人械繫之。牽之至市曹。暴其罪而榜死之。觀者稱快。久之。犬亦餓斃。

乾隆辛巳。蘇州虎邱市上有丐。挈狗熊以俱。狗熊大如川馬。箭毛森立。能作字。

吟詩而不能言。往觀者施一錢。許觀之。以素紙求書。則大書唐詩一首。酬以百錢。一日。丐外出。狗熊獨居。人又往。與一紙求寫。熊寫云。我長沙鄉訓蒙人。姓金。名汝利。少時被此丐與其夥捉我去。先以啞藥灌我。遂不能言。先畜一狗熊在家。將我剝衣捆住。渾身用針刺之。熱血淋漓。趁血熱時。卽殺狗熊。剝其皮。包於我身。人血狗血相膠粘。永不脫。用鐵鍊鎖我。以騙人。今賺錢數萬貫矣。書畢。指其口。淚下如雨。衆大駭。擒丐送有司。照采生折割律。杖殺之。押解狗熊至長沙。還其家。

光緒丁丑九月。揚州城中之教場。有山東人張設布圍。任人入覽。以售錢者。其中有奇形人五。一男子上體如常人。而兩腿皆軟。若有筋無骨者。有人抱其上體而旋轉之。如絞索然。一男子胸間伏一嬰兒。皮肉合而爲一。五官四體悉具。能運動言語。一男子右臂僅五六寸。右手小如錢。而左臂長過膝。左手大如蒲葵扇。一男子臍大於杯。能吸淡巴菰。以管入臍中。則煙從口出。一女子雙足纖小。兩乳高聳。而頷下虬髯如戟。於是觀者甚衆。事聞於官。謂是采生折割者流。

逐之出境。

善棍

俗稱無賴之徒曰棍徒。又曰地棍。又曰土棍。亦曰痞棍。蓋俗以棒爲棍。狀其凶惡。如以棒擊人也。其名所由起。則原於李紳拜三川守詩序。謂閭巷惡少年。免冠散衣。聚爲羣鬪。或差肩追繞擊大毬。里言謂之打棍。士庶苦之云云。是則凡得惡名者。始可曰棍。而光宣間。乃竟有假託善名而爲惡者。人目之曰善棍。其人輒假慈善事業之名。賃屋於市。標其名曰某某善堂。刊刻緣起。四出募捐。並列負有資望之紳商姓名。謂之曰發起人贊成人。或從而尊之曰董事。以求取信於人。冀得踴躍輸助。其實凡列名者。未必一一過問。惟經手之數人。得朋分金錢而已。

其號稱經辦之事。如放賑也。辦學也。育嬰也。養老也。又有衣米醫藥棺塚以及惜字涼茶之施捨。一一臚列。巨細靡遺。究之。實行者一二而已。所得之貲。泰半自潤。甚且有因以致富者。其所以得善棍之名者。亦以其詐欺取人財耳。

獺皮歌

蘇俗呼土棍爲獺皮。凡倡醮構訟殺牛開賭諸不法事。皆出其手。費葵有獺皮歌。懲惡之意。流露楮墨。歌云。蘇松界處東海濱。素稱澤國水潏潏。爲淵鰲魚偏有獺。實倡處此何不仁。東隣醮婦喪所天。西隣賣兒償租錢。渠先攫取數緡去。那管汝曹泣涕漣。忽聞邨南詬誶聲。計興波浪定財生。不然唆使公庭去。涉訟經年禍不輕。良民動色常閉戶。無辜波及竊與賭。覘知里甲暗中謀。愚民股栗色如土。小語低聲里甲前。哀求大力脫網罟。且賣郭外祖遺田。再鬻舍旁種菜圃。大家剖食事方休。免得鉤提到官府。里甲何人庇獺皮。虎威狐假更神武。吁嗟乎。罄竹竭波難盡傳。聊言一二已慘然。肥爾身兮果爾腹。百般詭計掠人錢。如狼如虎亦可稱。虎狼噬人未猛烈。爲蛇爲蠍何不名。蛇蠍螫人可撲滅。惟有獺居水族中。涵淹卵育擇肥鰲。安得韓公驅鱷文。食肉寢皮波浪息。

副天保冒充福文襄

乾隆末。福文襄王康安權勢赫濯。每出行。所從家奴。騷擾驛站。而牧令事之惟

謹。有無賴子副天保者。少與文襄之家奴鄰。悉文襄情狀嗜好。乃與其黨數十人。假文襄名號。沿途訛詐。稱疾不會僚屬。至湖南辰州。時知府清安泰爲文襄所薦擢者。具手版上謁。從者遏之。清疑其詐。突入。保臥重茵中。清直前揭被。知非文襄。呼羣役進。立時擒獲。無一逃者。事聞。高宗大喜。立擢清官。後仕至浙江巡撫。

朱福保率乞兒喫光麪

朱福保。吳縣舉人。專以訛詐爲事。道光時。以被控。革舉人。禁於獄。咸豐辛亥。大赦出獄。而橫行如初。庚申之變。朱與粵寇通聲氣。勢益盛。同治癸亥。蘇城克復。朱遁至洞庭東山。山人大震曰。朱舉人至。吾輩供其魚肉矣。因鳴金集衆。邀擊朱於殿前。東山街名鋤耒橫施。朱遂破腦死。

有新開之麪肆。生涯頗盛。朱一日造其樓。頻呼取光麪來。光麪者。無餛之麪也。肆夥初未識朱。因曰。店例。喫大麪者坐樓上。喫光麪者坐樓下。客喫光麪。請下樓。朱曰。信如所云。則喫中麪者。半餛之麪將坐於樓之中間矣。肆夥漫應之。翌

晨。朱集乞兒若干人。各給錢數十文。以二人爲一班。分班至麪館喫中麪。喫時。踞坐樓梯之半。一班去。一班又來。至午。猶未散。他客造麪肆者。見乞兒踞樓梯。率望望然去之。肆主大窘。亟向朱請罪。且賄以金。朱乃麾乞兒去。

朱福保買古瓶耳

朱福保嘗過某骨董肆。見有古瓷瓶一。色澤至佳。因叩以價若干。肆主曰。非銀十圓不可。朱曰。以余觀之。值一圓耳。肆主嗤之以鼻。且曰。一圓之值。購瓶耳而已。蓋瓶旁固有兩耳也。朱默然而去。翌日。復來。探囊出銀餅一枚。置於櫃。俯拾地上磚塊。敲去瓶旁兩耳。懷之而去。肆主畏朱氣燄。不敢與較。沮喪者累日。

上海之地棍

上海之流氓。卽地棍也。其人大抵各戴其魁。橫行於市。互相團結。脈絡貫通。至少可有八千餘人。平日皆無職業。專事游蕩。設筭陷人。今試執其一而問之曰。何業。則必囁嚅而對曰。白相。自號白相人一若白相二字。爲惟一之職業也者。若輩身口之銷耗。晝則飯館。晚則逆旅。茶坊酒肆。更無不有其蹤跡。平均計之。每日

每人以銀幣半圓計。其總數日已四千餘圓。以年計之。則已達一百四十餘萬之鉅也。

上海地棍之拆梢

拆梢者。蘇滬爲多。而滬尤甚。蓋以非法之舉動。恐嚇之手段。借端敲詐。勒索財物之謂也。凡地棍。慣以此爲生涯。拆梢之語。猶普通語之敲竹扛。江寧語之敲釘錘兒。鎮江語之釘釘子。杭州語之刨黃瓜兒是也。

敲竹扛者之竹扛二字。實爲斷扛之誤。有苛斂橫征意。齊次風有禽言詩七章。以斷扛與布穀等並列是也。其詩云。斷扛斷扛。一斷使山禿。再斷使山荒。漫論阿房與建章。去年豪吏來如虎。云造海船送兵府。千章伐盡一朝樹。斷扛斷扛爲官苦。苦辦雞黍飽吏人。自斷自扛幸勿嗔。今年再來云不足。仰看青山山已禿。海船三年造未成。年年卻造誰家屋。

上海地棍之施術。不能施之於老門檻也。老門檻者。精熟世故者之稱也。蓋必擇其所謂瘟孫洋盤曲辮子壽頭碼子豬獠豬頭三蠟燭飯桶阿土生阿木林

慳大者。而始被以術耳。

上海地棍之硬詐

上海地棍之拆梢。必有線索可尋。罅隙可乘。非貿貿然爲之也。至有所謂硬詐者。則免起鵲落。猝不及防。受害者自亦莫明其故。至其所以橫行無忌者。則以巡警包探。無不通同一氣。卽或爲所目擊。亦皆佯作不見。而相喻於無言。蓋必於事後提錢若干以餽之。是之謂劈霸。劈霸者。分贓之謂也。若輩恃此無恐。遂得肆其硬詐之技焉。

今有甲乙丙三人焉。乙丙爲流氓。甲不知也。無意中。於乙前談及丙事。乙若與丙不睦者。出種種污丙之語。以撩甲。甲含糊以答之。敷衍以應之。而禍機於是伏矣。不移時。而丙卽糾集多人。尋至甲處。責其不應毀我。甲若不認。乙卽出而證明之。同時復有多人。長丙而短甲。馴至於毆。是時甲大窘。不得不乞人調停。而出金以酬之矣。

浦東李某。貌樸而家小康。一日至滬。行鬧市中。流氓見其可欺也。故撞其身。而

脫屣以示之曰。子何損我鞋。污我襪。今將何言。李不服。其黨從而罵之。且自碎其衣而號於衆曰。此人既污損彼之鞋襪。又碎我之衣。吾輩決不甘。乃揪李之辮。入茶肆。謂非至捕房不可。是時別有出而爲調人者。勸其出資賠償。且叩頭而後已。

上海地棍之擺丹老

上海流氓之向人強借資財。曰擺丹老。若不與。卽嗾使同類挫辱之。

上海地棍以爲人復讐取財

上海流氓。有以爲人復讐之法。而詐欺取財者。如甲乙有微隙。爲若輩所知。輒百出其計以煽之。非煽甲。卽煽乙。務使若有不共戴天之仇者。如甲納之。則卽召集其黨。護甲至乙處。聲言復讐。先以一二人與乙爲難。繼則各出武器以嚇之。復有一二人同時出而爲之調處。責乙罰酒若干筵。每筵作價銀幣五圓。美其名曰紅紅面孔。請請弟兄。其實皆折價而納之於囊。紅紅面孔者。醉也。且更有今日護甲至乙處。明日而復護乙至甲處者。如乙以勢孤力寡。恐爲皮

鄧頭之架子。

謂打人曰對皮鄧頭。

既忍氣吞聲。而獻酒若干筵之代價。明日則至甲處復

仇。而黨甲者亦湊跡其間。至甲處尋釁。及其結果。亦與乙等。

上海地棍有好買賣

上海地棍有以好買賣爲業者。譬如某甲有婦。外遇某乙。而甲之力不足與乙角。於是地棍揶揄之。陰諷之。並願爲之代捉姦夫。及其得也。則大開談判。必奉金若干。始可寢事。否則拳足交加。尖刀插刺。連續而下。卽不得已而至訟庭。既有原告。更有姦夫淫婦。而地棍之自身固無恙也。乙果畏事。則必諾其請。而若輩之欲饜矣。若輩遇此最喜。謂之曰好買賣。

上海地棍之喫講茶

喫講茶者。下等社會之人每有事。輒就茶肆以判曲直也。凡肆中所有之茶。皆由負者代償其資。不僅兩造之茶錢也。然上海地棍之喫講茶。未必直者果勝。曲者果負也。而兩方面之勝負。又各視其人之多寡以爲衡。甚且有以一言不合而決裂用武者。官中皆深嫉之。懸爲厲禁。